

“屋檐之夏”有部启示录

bilibili | 出品

屋檐之夏

Summer Refuge

图片来自网络

去年11月,哔哩哔哩(简称B站)与中国老龄协会合作推出的综艺节目《屋檐之夏》开播,成为热搜榜上的常客。3位在上海独居的老人分别邀请2位城漂青年生活在同一屋檐下,开启为期21天的共居生活——在《屋檐之夏》里,两类人群的碰撞,既碰撞出了和谐温暖的“火花”,更碰撞出一本老年生活启示录。

■ 启示1 改变需要动力

《屋檐之夏》中的3位老人,只有62岁的刘雪华顶着“明星”的光环——她曾是红极一时的琼瑶剧第一代女主角。像刘雪华这样,较稳定的经济条件保障了“老有所养”的物质基础,但仍需要面对独居老人的普遍困扰:孤独感的增长与安全感的缺失。

在老公去世后的10年里,刘雪华一人独居在上海的家里,出门次数不超过10次。她24小时开

着电视,连睡觉都不关。不交际不应酬,微信未开通,她被形容是“宅女天花板”。因此,最终被说动并出现在节目里时,刘雪华令不少人感到惊讶。

刘雪华对这个数字化的世界感到陌生,手机只会接打电话,因怕麻烦,几乎不独自出门。这个现象,在独居老人群体中其实非常普遍:独自一人的生活往往是规律而单调的,久而久之便会

形成一个牢固的舒适区,再伴随着“怕麻烦也不想给别人添麻烦”的想法,便把每一天都当成同一天来过。而在节目中,刘雪华在两个女孩的陪伴下,学会了使用智能设备,更重要的是她克服了“社恐”心理,主动提出要与室友出门旅行。由此可见,老年人缺少的往往不是改变的心,而是改变的动力。住进屋檐下的沪漂年轻人,成为了这一过程的推动者。

■ 启示2 人老不能丢派头

89岁的朱增德在节目中一出场便引发热议:梳着板正的头发,戴着金丝边的眼镜,穿着衬衫,“原来,少年感是不分年龄界限的”。朱增德展现出来的独居老人形象,打破了人们对老年群体的偏见。因此,有人说,朱增德活成了他们理想中老去的样子。

朱增德曾是一名商人,因为担

心与儿女生活不习惯而选择独居,至今已20年。虽然年龄大了,但朱增德的独居生活却很精致,上午打太极,下午就是休闲时间——找一家咖啡馆,喝咖啡,吃点心,坐在那儿打发时间。外出时,他常拖着箱子,在他看来,那就是他的拐杖,他不愿意被人嫌老。节目组给朱增德配对的忘

年室友,是来自意大利的阿雷和中国女孩叶嘉雯。两个时髦的年轻人带着他们口中的“朱总”逛街,买花衬衫,吃意大利菜,敷面膜,甚至去做手部护理……对于所有年轻人的活动提议,朱增德都欣然尝试。“人虽然会老,但派头一点不能丢。”朱增德以自己的行动,给了人们一个重要启示。

■ 启示3 任何时候都可以年轻

82岁的魏永珍是个退休的教师,老伴已经过世21年了。在《屋檐之夏》中,“沪漂”颜禧雯和说唱歌手“法老”成为魏永珍的忘年室友。魏永珍在他们的影响下,开始接受说唱音乐;原来穿衣保守的她,也开始尝试时尚的穿衣风格。

由于身体与社会功能的下降,老人面对社会新事物,常常会有着恐惧与焦虑的情绪。但事实上,老人们的接受能力与学习能力,也经常被社会甚至是自己忽视。魏永珍跟随年轻人顺利地接受了新事物,而在其他两位老人身上也能感受到

这种能力:刘雪华在聚会时玩桌游,初学规则的她就成了表现最好的一位;朱增德在阿雷刚进家门时,就向他学起意大利语来……关在他们日渐老去的身体中的,其实,是一个年轻的灵魂。

来源:快乐老人报

欢闹的同学群

一大早,微信同学群里就热闹起来,你一言我一语,逸闻趣事、插科打诨、调侃嬉笑,说什么的都有。

我们这班同学从1971年初进中学开始相识到今年51年,一毕业渐渐失去联系,直到有了微信才重聚。

柴同学工作时开始学写书法,退休后练习更勤,每天提笔悬腕数小时,离炉火纯青尚缺一把火。他发了一个草书“寿”字照片,红纸黑墨,笔力颇健,字形飘逸。同学们开起玩笑,有说这个字漂亮得甚至超过网上某些知名书法家;也有说柴同学可以寄去发表,赚点稿费大家多聚一次;更有说拿去拍卖价格更高,抵得上小县城里的一套房。柴同学连连讨饶。

看到群里掀起文艺气氛,江同学一张怀抱吉他的照片发出来。读中学时,他就学起吉他,除了上课睡觉吃饭,所有时间都给了它。他的名气飘出楼栋,亮响弄堂,誉满那一片,在无数次的“斗琴”中屡有斩获。可惜工作后他伤了关键手指,偶尔拨弄几下。这不,他的弹琴视频来了,中曲西法的“喜洋洋”博得全群竖大拇指。

忽然又来一个视频,是成同学的。在“北风吹”的音乐伴奏下,她在家翩翩起舞,当年韵味款款而来。读中学时,她就是学校文艺小分队的舞蹈演员,专演喜儿。退休后,她生过一场重病,但舞蹈艺术从未遗忘。同学们感谢赞叹之余,祝福她身体健康,永远舞蹈。

当年同为小分队演员、唱戏曲的阮同学唱着沪剧上场了。同学们笑着说,如果再有个报幕的,就如同读中学时看小分队演出一样了。阮同学的嗓音既可以高亢清亮,也可以婉转低回,沪剧越剧的几个流派都唱得字正腔圆、有板有眼。同学们忍不住拍起了手,纷纷说,唱得好,不过阮老板发红包,我们更带劲。一激之下,阮同学果然就发出了不大不小的红包,每人一个,皆大欢喜。

有了前面几位的献艺,群里更热闹了,晚来的同学尤其不甘落后。

王同学用二胡拉出了“我的老父亲”。我们大部分同学的父母都不在了,听着这首曲子,想起父母的慈爱,不禁泪目。双亲或单亲健在的同学,更觉得孝顺的重要和迫切。

殷同学唱起英文歌“昨日再来”。她是学英文的,发音准确,声情并茂。我们眼前出现了很多以前的画面,篮球场上的欢腾、课间十分钟的欢闹、野营拉练的疲乏、农村劳动的辛劳。但是,昨日还能重来吗?同学们一阵唏嘘,两声叹息,三次摇头,最后想明白了,昔日只在回忆中,过好当下更要紧。

越是欢快,时间越快,一眨眼,就到了要准备午饭的时候了。女同学们首先挥手拜拜,有照料孙辈任务的部分男同学也抱歉而去,剩下的几位,意犹未尽,相约再次群里欢闹。

来源:北京青年报